

李敖书翰集

(一九六一年八月至一九七一年一月)

目 录

给 YS 论做主婚人之不当	(5)
回信给中央研究院的一员	(7)
旧信劫遗	(11)
回宗勋	(42)
九头鸟之恋	(44)
斥佞佛参禅	(54)
什么叫“理来情无存”？	(56)
给李声庭的四封信	(59)
给殷海光的六封信	(63)
一九六五年五月四日	(72)
我们要像清除恶人一样地清除烂好人	(76)
家报之一	(78)
给曹毓煜的信	(80)
有关《李敖告别文坛十书》的一封信	(82)
买书会不会上当	(85)

论好人做事与不做事	(86)
手淫否答胜英	(88)
回林枕客论中国手淫材料及其他	(89)
为自来水而战	(91)
又是情书	(95)
论打官司的必要	(106)
论扒粪精神	(108)
论正视	(110)
刁民万岁	(112)
铭传商专与铭传殡仪馆	(114)
“特别座”和“普通座”	(116)
文化基金·别人·我们	(121)
“烟锁重楼”之外	(127)
致王兆民先生	(131)
文学院黑暗的又一例	(136)
给邮政总局局长	(138)
论婚变答汪中磊	(140)
中国电影，看剑！	(142)
旧信一集	(148)
资料贩子的两封信	(154)
致老太	(158)
软禁中的通讯	(159)
讽韦政通	(168)
致黄三、继梅	(171)
致李善培	(173)
致梁容若	(175)

给 YS 论做主 婚人之不当

芸书先生：

今天报上登着你为刘述先婚事做男方的‘家长’，看了那条广告心里很不对劲，我觉得这种世俗的行为由你来做未免太不相称(中略)……这次你代表‘世侄’出面，未免太涉及到无聊的旧习惯。

这是什么时代了？婚事还要“父母之命”插一脚？轻一点的，是‘征得双方家长同意’重一点的，是奉‘父母之命’，我在《中央日报》上还看过某某人《奉家母之命为儿子某某结婚》的启事，这是什么世纪的头脑？

自己只身在台，不庆幸无老东西出面干扰，居然还要强挽出个‘世叔’来主持婚礼，这是什么哲学家？

我对婚姻看法很多；‘不及备载’，只就此一点简略提出，

我坦白地希望先生认错。

李 敖 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日

回信给中央 研究院的一员

你说我“和世人一样都没有看清楚文字。胡没说他不到故纸堆中去,而正说要去。”

我何尝说胡适自己不要到故纸堆中去了?我上信特别提出,请你先看《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一文最后一段,而你却先看另一篇《整理国故与打鬼》,你自然误会我的意思了。

他在那最后一段中曾说:

现在一班少年人跟着我们向故纸堆去乱钻,这是最可悲叹的现状,我们希望他们及早回头,多学一点自然科学的知识与技术 那条路是活路 这条故纸路是死路。三百年的第一流的聪明才智消磨在这故纸堆里,还没有什么好成绩,我们应该换条路走了。

这一百零三个字是老胡最不‘懂’时的‘话头’，可是他‘努力向上跑’的结果，竟造成一个乾嘉余孽的新朴学，披着他们所谓的‘科学方法’，以台湾省台北县南港镇为第一据点，台湾大学文学院为辅助据点，密锣紧鼓地向另一派（以新亚书院新宋学为尾间的，包括师大、政大、东大）大施其撻伐与藐视！

这是我多年以来一贯的看法，很大的忧虑。

可是跟你细谈的结果，运用‘统计的观念’与‘比例的观念’的结果，我慢慢发现我这种论断，未免失之‘概括’与‘杞忧’。

十一号晚上我第一次向你说明我的新看法，我说东西文化云云已经不成问题，至少不再是可以谈谈的问题，也不是笔墨官司的问题，因为十几年或几十年来，我们的社会早已走向“实质上的改变（西化）”，在西方文明的‘冲击’（*impact*）之下，我们那些‘义和团的防线’早已处处瓦解，从大学的六个学院来看，理、工、农、医，早已没有东方的影子，（园艺系的一点东方庭园观念与中医学院的闹闹都不足以用来张目的！）法学院中除了一点政治思想史、一点法制史、一点应用文外，也找不到国粹或国渣的影儿，文学院算是东方文明的逋逃藪，外文与考古系是西化了的，中文、历史、哲学则纯是乌烟瘴气，看不到一点儿新思潮、新东西（哲学系中‘康德’、‘尼采’等课已经是西方文明老掉了牙的部分了，除了殷海光的逻辑经验论，我不承认别人在介绍西方的新东西！）

从学校里走出来，我们再看看社会，‘物质’（我本不愿用这种容易招致‘二分法’观念的字眼！）方面我们早已是西学为用了。除了我的长袍外，没有一件东西不西化或不受西化的间接影响。（女人旗袍已开叉到‘苏丝黄的世界’，这岂是东方

文明?)年轻一辈的跳舞与爵士乐,中年一辈的轿车梦,老人一辈的强力举丸片……举国上下的‘崇洋媚外’绝非高叫几声读经就挡得住的!

东方文明的瓦解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尽管我们还到处看到四书五经、看到拿哭丧棒的孝子、看到孔孟学会的开锣……可是没有人再真正真正地深信它们,大家只是串假戏罢了!反正串假戏是咱们文明古国的传统,两千年来,哪个帝王不是挂着儒家的羊头而卖法家的狗肉?任何冠冕堂皇的表现只不过是叫叫而已,在优势文明的冲击下,在食色相斫的本性下,我不相信高叫‘天理’的人不向‘人欲’屈膝,当代朱子钱口□表演过先奸后娶的把戏,这种吃反动饭的分子,我们大可不必理他。

所以我说,用‘统计的观念’与‘比例的观念’来看世道人心,我们会发现这些‘院(学院、书院、研究院)字号的人物’,只不过是芸芸众生里面的一些小蠹虫,老百姓与大官人早就朝西化的路上走了,尽管他们不自觉、尽管他们也要每年祭一次孔,他们的实质与内心深处早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至于‘院字号的人物’,也在酒醉饭饱美援补助之余,做那五十步笑百步的勾当,我不觉得史语所有资格骂新亚,他们都是故纸堆中的孤臣孽子,不论怎么狗咬狗,总归助长了旧死尸的复活,线装书不在毛厕里而在书架上,还有什么可谈的?

“第一流的聪明才智”早已不搞这些鬼东西了。工程师学会正在庆祝五十年,这比史语所五百年还令人高兴。

阁下与我都是歧路上的亡羊,我们从羊圈中偶尔跑出来,背后他们正高声叫我们,叫我们‘及早回头’叫我们继续做那向故纸堆中乱钻的伟业,在‘学术’的凌烟阁中,他们也为我们的

做了一个神龛,希望我们去合作、去终老,可是我知道我们回不去了,我知道今天的阁下,再也不会花二十年的光阴消耗在故纸堆上了。

为今之计,只有三途:

一、打鬼。

二、开门(介绍西方新文明开门迎进来)。

三、开门打鬼或打鬼开门。

我是倾向于第三途,盖第一途太消极,第二途太难能,你可能最支持第二途,我们该把‘国立’编译馆敲掉,另设个“新同文馆”,请你做馆长!

别骂别人了,我们该设法‘纯’一点,魏孝文帝真是历史上第一伟人,只可惜生在帝王时代!

信不必转,也好。《元诗选》版本请详示。

敖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旧信劫遗

前 记

下面公布的，是我二十二年来所写的信的一部分。我生平写作，以写文章、专书为生，写信不是我的主力。我又独来独往，不怎么喜欢交游，所以平生写的信，并不算多。一九七一年我被警总捕去，前后三次被抄家，运走十多箱文件，后来把不重要的还了六箱给我弟弟。多年以后我出狱，重新检查，感到损失惨重。

最近我把损失的稍加整理，算做“旧信劫遗”。从这些“旧信劫遗”中，有心人不难发现一些重要的、有趣的、悲壮的当代材料。古话说：“圣人不空出，贤者不虚生”，欲知当代圣贤不空不虚者，必将有感于斯信，难道这还吹牛吗？

一九八三年三月六日

一 寄吴相湘谈找职业

相湘老师：

精神欠佳,身体也不舒服,想在乡居偷懒养生,没去台北,今早的课也歉未能来。

我今天给姚老师写了一封两千五六百字的长信,其中的意思我很想您也知道,所以另外做了一个副本,呈给您看。

您的好意我仔细想过,不过做记录(给五花八门的演讲做记录)非我所长,并且也受到机会和兴趣的限制,我恐怕不能胜任,有负您的一番好意。

我希望的是一份固定的职业,尤其发薪要准时,目前既然北商是唯一一条活路,我只好先去再说。

我写给姚先生的信很坦率,如果引起姚先生的误解,烦您代为美言,拜托拜托。

专此敬祝

您好

李 敖 敬上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夜

〔附记〕我在台大做研究生时,所得不够又研究又生活。吴相湘老师为我热心找副业,乃有此信。结果北商也不要我,我就一直没做成中学教员。

二 复王尚义论胡适之死

尚义：

你真是多情的人儿！

老胡死，我还没时间来哭他，我一直忙着在纪念他的工作上尽点力量，反应理智一点，也许适合我的性格。

星六事我无异议，一切由你决定，给我个电话如何？

敖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午

三 寄许玉衡还债

玉衡小弟：

很久不通讯，但是常常想到你。

何时可北来玩玩？

前向你借的伍拾元，今寄上奉还，多谢你的好意。

李善培要英文打的介绍信，急需你们学校的信纸（上有英文校名者），请速寄十张给我祝你得意

敖 哥 一九六三年二月四日

四 寄赵元任的一封信

元任先生：

为方便起见,先甬客套,先来一、二、三、四、五……

一、文星书店是台湾的一家独力经营的书店,《文星》杂志也是一个独立的杂志。这个杂志过去曾寄给先生一两期,先生大概都看到啦!

二、现在文星书店出了一套《文星丛刊》,内容包括旧书重印及杂文汇刊。前者如陈西滢先生的《西滢闲话》,后者如梁实秋先生的《秋室杂文》、《文学因缘》等,都交来出版。不知道先生有没有兴趣参加?史语所集刊第二十九本中有先生的著译目录,似乎可由您选辑一些,交给我们出版。我们热烈盼望先生能快点儿下一个决定。您如不能决定,还是跑到厨房,问问食谱专家吧!

三、《文星》杂志已出到七十七期,每期都介绍一位人物做封面,其中中国人已介绍过胡适、梅贻琦、蒋廷黻、李济。我们早就计划介绍先生,张隆延先生已答应替我们写。我们预备多来几篇,还计划请别人写(李抱忱先生在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的《文星》杂志第十五期上写过一篇“我所知道的赵元任博士”,只有四千字,太短了,我们决定请他重写一篇)。拟请先生惠寄近照二三张(其中盼有一张全家福),稍加一点点说明,好拿来先制版。盼您千万要帮忙,别谦虚拒绝。

四、此外,您如有任何著作及杂文,都盼能够随时交文星书店出版或《文星》杂志发表。

五、我个人决定给胡适先生写本一百三十万（十册）的传记，现在广告都出来了（剪报附贴），非常盼望您能支持，我希望您能——

（一）把借给台北《征信新闻》的那两张照片（一张出境前的合照，每个人都拖小辫一根的 跟另外一张留学榜的拓本）。尽快（抱歉写这两个字）寄给我，借我一用。因为三月二十五号要出的第一本《胡适评传》中要用这两张照片（这两张照片曾登在一九六二年三月二日的《征信新闻》可是太不清楚了，我去借原版，他们说还给您了。所以只好“飞函”请先生尽快寄给我，好使我赶上制版）。

（二）先生手边有关一切胡先生的材料信件、图片纪念品等，都盼望尽量借给我，用毕一定妥还。

（三）先问一个小问题，这个问题只有先生能解答，就是：胡先生到底是哪一年生的？一八八九？一八九一？他是不是在考留学考的时候瞒了两岁？所以以后跟着一直错下两岁？而他死的时候实际上不是七十一岁而该是七十三岁。

敬问

双安

李 敖 敬上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

另平寄我的两本书：一、《传统下的独白》，二、《历史与人像》，请指教。

〔附记〕也许您愿意知道我是什么人，简介如下：

一、一九三五年生。

二、台大历史系毕业。

三、在北平念小学的时候就认识了先生介绍的 Alice。

附录

赵元任先生和女秘书的回信

一 三月三日

多谢赐赠《历史与人像》及《传统下的独白》。

赵元任 敬启

二 三月十七日

李敖先生：

赵先生接您的信不能条条答复，叫鄙人代复。

第一，谢谢赐赠贵刊。总说一句赵先生现在忙得不得了，什么地方请求都暂不能应付。

赵先生说因他手下有些要紧的著作希望能贡献给后辈和国际上，免得步胡先生的后尘。胡先生就是昔日太多杂事，给自己要写的都耽误了。倘若赵先生有短篇的文章时也须先给《传记文学》，因为已允许了很久了。

赵先生说他不喜欢照相登在封面上，所以请免。

胡先生的生年是一八九一，因为生日迟，所以看起来好像差两年，不像是因考出洋而瞒岁数。他十二月生日，所以出洋时候照实足算法还不到十九岁。

出洋照相及榜名一并寄上，用后望寄还为禱。

此上敬颂

撰 安

Very Sincerely Yours,
Mrs. D. Ballou
Secretary

五 复张绍文论讣帖改革

绍文兄：

尊大人去世，我未能赶去参加追思会，非常抱歉。

尊大人颇有任侠之风，这种人现在愈来愈少了。

讣帖中“事略”部分不知是谁写的，我觉得它不能写出尊大人的真性格，因为用的是‘死文字’；什么“领袖群伦，建树良多”，“擘画得宜，颇有所成”；“遂使吾侪一掬辛酸之泪”；“宁不令人扼腕太息乎”等等，都不是很活生生的文字。我们是新时代的人，为什么不用新时代的文字？

你一定不会怪我在这个时候还如此多嘴，我请你原谅我的一点认真的毛病。

希望你看得开一点，并向伯母致意。

李 敖 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

六 复林枕客论我们来治治医生

今开兄：

多谢你为了接洽演说打长途电话。

这次我摆脱《文星》编务，你老兄要分担部分‘祸首’的责任。我很高兴你这篇评论医师法问题的文字写得这么好。

你办的《台湾医界》，可否长期送我一份？自你接办开始